



长征

全记录

长征人话长征

长征是宣言书，
长征是宣传队，
长征是播种机。

毛泽东

ISBN 7-5376-2027-X



9 787537 620277 >

ISBN 7-5376-2027-X / I · 794

长征全记录

——长征人话长征

第四册

主 编：王长龙

执行副主编：周国栋

副 主 编：顾玉清

暖大渡

楊橫鐵

寒。子生

岷山千里

雲。三

子

冬

顏

冬

冬

長征詩一首

紅軍不怕

遠征難

萬水千山

只等閒

五嶺逶迤

騰細浪，烏

雲磅礫

走泥丸

金沙水

拍空聲

目 录

小红军李古佬·····	邱会墟(1)
我在“连长班”当班长·····	黄荣贤(13)
跟随彭总长征·····	孙 毅(24)
“红小鬼”的贴心人 ·····	伍生亭(28)
千军统帅 士卒楷模·····	张 华(35)
战士的亲人 光辉的榜样·····	魏国禄(40)
红星高照 铁流万里·····	聂荣臻(48)
巧渡金沙江·····	肖应棠(61)
金沙江畔阻击战·····	谢 良(74)
强渡大渡河·····	杨得志(86)
飞夺泸定桥·····	杨成武(96)
从金沙江到大渡河·····	李聚奎(122)
神兵天降·····	杨成武(137)
泸定铁索飞担架 融冰化雪步不停·····	李坚真(147)
三过夹金山·····	谢 良(151)
雪山露营·····	钟 华(168)
千里雪山路迢迢·····	成仿吾(173)

夹金山下喜相逢·····	李聚奎(180)
翻越夹金山 意外会亲人·····	杨成武(185)
幸会四方面军战友·····	杨得志(199)
我要革命·····	谢明德(209)
红小鬼·····	余光茂(217)
红军鞋·····	江耀辉(223)
彭军团长的骡子·····	邱荣辉(227)
长征路上情满怀·····	白志文(233)
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后的组织序列·····	(241)

小红军李古佬

邱会墟

我生是红军的人 死是红军的鬼

娄山关前响着密集的枪声，震撼着山谷。在这场阻击战中，一颗子弹击中了我的左胸。同志们都冲上去了，可是我怎么使劲也站不起来。我拼命地挣扎着，眼前迷迷糊糊……等我神志清醒时，才发现自己躺在一家老乡的床上。部队走了，把我寄放在这儿了。我又惊又急，便挣扎着想爬起来追赶队伍，可是伤口剧烈疼痛使我浑身无力，动弹不得。那位老乡劝我留下好好养伤，但我归队心切，一个心眼只想着追赶队伍。老乡被我感动了，他背着我整整走了一天一夜，终于在泗渡追上了部队。

归队后，我被送进团卫生队。由于当时形势紧迫，领导又动员我留在当地治疗。我死活也不答应，我说：“我

生是红军的人，死是红军的鬼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说啥也不离开部队。”领导上看我态度这样坚决，终于同意我随队行动了。

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卫生队指导员带着一个小看护兵来到我的跟前。指导员对我说：“部队要出发了，这个看护兵跟你一道走，路上由他照顾你。”我感激地紧紧握住指导员的手，连连道谢。

“邱排长，吃饭吧，吃了饭好赶路。”那个满口福建话、还带点童音的小看护兵含着笑，把一茶缸热饭递给我。

我不禁仔细地打量起他来。看来，他顶多只有十五六岁，一张挂满了笑容的小脸蛋上带着稚气，上身穿着一件旧的蓝军装，下身穿着一条大约是打土豪分来的黑裤子，绑腿打得紧紧的，一顶褪了色的八角帽端端正正地戴在头上，浑身上下，干净利落。看着他那机灵样，就招人喜欢。我打量他，他也在用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打量我。

我高兴地一把揽过他说：“小同志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

“我叫李古佬。”

“哪里人？”

“福建清流。”

“家里还有什么人啊？”

“就……就我一个。”古佬的声音突然低沉下来，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。

我无意中竟触起了他的伤心事，后悔得不知说什么才好。

不一会儿，古佬又笑了，他抬起头对我说：“排长，饭快凉了，快吃啊。”

“对，对，吃了好赶路。”我总算下了“台阶”。

“你在哪里负伤的？”他好奇地问我。

我说：“为掩护主力再占遵义，我们在娄山关打阻击时受伤的。”他以同情的眼光看着我，就不再说什么了。

部队出发了，一个连接着一个连地隐进灰蒙蒙的晨雾里。回到部队的喜悦，使我觉得身上长出不少的力气，我慢慢站起身来说：“古佬，你帮我弄根木棍来，咱们好上路。”

李古佬用怀疑的眼神打量着我说：“能行？还是我来背你走，我能背得动，真的。”说着，他就要来背我。

我连忙推开他说：“我能走，只要有根木棍就行。”

李古佬仍固执地坚持要背我走，我见说不过他，就一屁股坐下，装着生气的样子说：“你不搞根木棍来，咱们都别走！”

李古佬一看拗不过我，只好给我找来一根木棍。我咬着牙，拄着木棍，颤巍巍地上路了。李古佬在一边用劲挽着我。这个机灵的小鬼很有办法，一边走，一边和我聊天、逗笑。别看他人小，可装了一肚子的笑话。他说得绘声绘色，有时逗得我把眼泪都笑出来了。他用这个办法来分散我对伤口的注意力，开始还挺灵，我们居然走出了好几里路。可是，慢慢的这个办法不灵了。我

每迈一步，伤口就钻心般的疼一阵，直疼得我浑身像火烧火燎那样，豆大的汗珠不停地往下淌，我再也笑不出来了。

一颗火热的小心灵温暖着我

李古佬心疼地把我扶到一条土埂上坐下休息。他轻轻地用双手在我伤口周围揉着，一直揉到我缓过劲来。我担心跟部队拉得太远，又拄起木棍站起来想走。

李古佬很快地蹲到我跟前说：“来，我背你走！”

他的话里含着命令的语气，俨然似一个指挥员在下达命令。可他毕竟还是个孩子，又小又瘦，哪能受得了哇！我执意不肯，他板起脸，噘着嘴说：“现在你是我的伤员，你得听我的！”他不容分说，夺过木棍，背起我就走。

人心都是肉长的，趴在他瘦弱的身架上，我心里就像滚动的开水一样翻腾起来。在战场上负伤，我没流过泪，这时却止不住轻声啜泣起来。

李古佬听到我在啜泣，笑呵呵地说：“我不很好吗，你怎么啦？”他笑声里夹着沉重的喘息，笑得多勉强、多吃力啊！我哽咽着说：“古佬，你对我这样好，叫我怎么感谢你！”

“照顾你是领导上交给我的任务，也是我对同志应尽的责任。没得谢，没得谢。”他连声说。

渐渐的，他的呼吸越来越紧，越来越粗，脚步也越

来越不稳，成串的汗珠滴落在我的手背上。突然，他一脚踩空，险些摔倒，我顺势溜下来。他连忙回身扶住我，惊恐地问：“碰到伤口了没有？”

望着他那汗水直流的脸庞，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，猛地紧紧搂住他，用衣袖为他揩去额上的汗水。

他亲昵地靠在我的身上，仰起脸，笑了。

铅灰色的暮霭慢慢地从山坳里升腾起来。我不由得担心起来，今天能赶上部队吗？正想着，前面的山梁上突然出现了几个人影。我一惊，连忙招呼李古佬一起躲到茅草丛里隐蔽起来。等那几个人走近了，才看清打头的是卫生队指导员。原来他在部队宿营后，又带着几个同志来接我们。他们轮流背着我，很快就到了宿营地。

一天下午，我们走得口干舌燥，我不时地舔着干得发裂的嘴唇，直想喝水。可我不想再麻烦古佬，连续几天我已经把他折腾得皮包骨了，再大的困难，我也必须克服。

李古佬察觉了，他对我说：“排长，我去弄点水来。”说着，便径自走了，还没两分钟，他便神色紧张地跑回来说：“排长，有敌人！”

话未落音，就传来“啪、啪、啪”几声清脆的枪声。这么近，仿佛子弹就从头顶上飞过似的。

我急忙拉了李古佬一把说：“快转移！”

路被敌人封锁了，我们只能爬山钻林，绕道而行。李古佬见我跑得气喘吁吁，脸色苍白，执意要背我走，我怎么能同意呢？一个人空着身子上山都喘不过气来，何

况还背着个人。我咬着牙，拄着拐杖，李古佬搀扶着我，沿着山民砍伐的小径，朝着部队前进的西南方向，艰难地走着……

爬过一段山坡，经过一片茂密的灌木林，山林显得更加荒凉了。小路被杂枝枯叶覆盖着，只能隐隐约约猜测出哪里是路的痕迹。我们跌跌撞撞地、顽强地向前走，走着……

夜幕终于吞噬了山峰、树林、峡谷和时隐时现的小路……天，也像一口黑锅似地扣下来了，只有四面的天角上还隐隐有些亮光。我们在树藤和荆棘丛中转着、转着，最后连东南西北也无法分辨了。我们面面相觑：糟了，迷路了。

在这荒凉的山林，寒冷的夜晚，我们就像离群的孤雁。一天的紧张劳累，我又饥又渴，又乏又困，伤口像蝎子蜇似的一阵阵疼痛起来，疼得我嘴唇都咬出血来了。我竭力隐忍着不让李古佬知道。在掉队和伤痛的双重痛苦中，我想了很多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，我是个负伤的人，就是牺牲了，死在这荒凉的山林里，也绝不能连累李古佬。

“古佬，我走不了啦，你还年轻，还能革命多干工作。天亮后，你自己走吧，找部队去，别管我，我自己想办法。”

李古佬哭了，就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，哭得那么伤心。他哽咽着说：“排长，都怪我不好，没经验，迷了路，你批评我、骂我都行，可我不能离开你。只要我

死不了，就一定要和你一起走出去；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就不离开你。”不管我怎么劝说，甚至板起面孔命令他离开，都不管用。我越说，他哭得越伤心，我只好改变主意。

他把棉袄紧紧地裹在我的身上

迷了路，我们不敢再走了，便决定在这片树林里过夜。李古佬折树枝，拔茅草，在一棵大树下给我铺了一个地铺，照顾我躺下。我把身子挪了挪，让出块地方，对古佬说：“你也来躺躺。”

李古佬手持木棍，挨着我坐下，不时警惕地向四周观望。

“古佬，你睡吧，累了一天了。我睡觉很轻，一有动静马上就会醒。你睡吧，啊？”

“不，你睡吧！”他执拗地坐着，看都不看我一眼。

风在山林里呼啸着，我感到冷，冷得像是要麻木了，全身不停地颤抖。我迷迷糊糊地觉得像是古佬拿着什么东西盖在我的身上。逐渐我感到暖和了，我想坐起来看看身上是什么，可是全身像被绳子捆住了似的，眼皮沉重得睁不开。朦胧中，我终于睡着了。

哗哗的大雨把我浇醒了。天仍然是黑黝黝的，风雨摇撼着山林，发出了万马奔腾般的响声。我坐了起来，这才发现李古佬把他的棉袄紧紧地裹在我的身上，上面还盖了一块旧油布。在雨中，我看见他站在树下，浑身被

浇得精湿。我连忙站了起来，把棉袄和油布轻轻地披在他的身上。李古佬固执地又推了过来。他浑身冷得发抖，说话的声音都变了：“排长，我年轻，不要……紧，你捂着点……别让伤口……受凉。”

李古佬为我冻成了这个样子，我真不忍心。我又推了过去，他又更坚决地推了过来。我们索性倚着大树，互相搂抱着，用彼此的身体取暖，抵御着雨夜的寒冷……

雨，终于渐渐小了；天，也渐渐亮了。当朝霞把第一缕嫩红抹在林梢，收住了最后一滴雨时，天空显得特别蓝。山林中的空气带着松脂的清香，格外清爽。

李古佬试着想点起火煮点热粥，顺便烤烤衣服，可是几次努力都失败了。他失望地飞起一脚把湿柴草踢开。没办法，只好去打了点山泉水，抓了把炒米，拌了拌，给我送过来。

我笑着对他说：“一把炒米，一口泉水，吃得更来劲。来，古佬，一起吃！”

李古佬连忙摆了摆手说：“我吃过了。”好像怕我不相信似的，又补充说，“真的，我去打水的路上就吃了。”

我怀疑地打量着他：“真的吃过了？”

李古佬显得稚气十足地拍拍肚子说：“我不骗你！”

“你到底吃了什么，怎么嘴巴发绿？”

李古佬猛地一愣，下意识地用手背抹了抹嘴。随后，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：“嘿，刚才我发现一丛野果，就摘了一把尝尝，嘻嘻。”

我还不放心，要他再吃一点。他拒绝了，低着头坐

在一边整理他那个可怜的小药包。等我吃完了，他走过来说：“排长，换换药吧，换了药，好上路。”

他动手揭开我左胸脯上的纱布，由于被树桠碰了一下，又淋了雨，伤口溃烂了。墨黑墨黑的烂肉，渗出乌黑的脓血。

李古佬用纱布擦去脓血，一阵钻心的疼痛像刀子在我的心中刮着，我脸上的肌肉不由自主地抖动了。

他停下了问我：“排长，很疼吗？”

“不，你上药。三国时有个关公，一面刮骨疗毒，一面下着棋。我是个共产党员，这么点疼痛，还，还受不住……”

上完药，包扎好伤口，我偷偷地拭去额上的冷汗。

“排长，你真坚强，我也要做这么坚强的人。”

“古佬，你会比我更坚强的！”

我们寻路下山了。这里的山路净是黄土路，本来就坎坷难行，大雨过后，一片泥泞，溜滑溜滑的，就更难走了。李古佬为背我、搀我，不知摔了多少跤，浑身上下净是泥浆，像个泥人。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很困难。上坡时，我们离开道路，抓住茅草往上爬；下坡时，他抱住我往下滑。

就这样，我们艰难地走着，两个昼夜过去了。在第三天下午，终于找到了指导员告诉我们的宿营地。可是，我们来得太晚了，部队早就走了。由于敌人的欺骗宣传，这里的老百姓逃得光光的，村子里一片凄凉。

他为我从稻草上掐没打干净的谷粒

李古佬把我扶进一个空房里休息，他在门外架火煮米粥去了。过了很久，他还没有回来。我有些放心不下，便拄着拐棍出去找他。火，在烧着，可茶缸里，却一粒米也没有。这时，我听到村口的小溪边有砸石头的响声，等我赶到村头一看，原来是李古佬。他正从稻草上一粒一粒地掐没打干净的谷粒，掐下来，就用石头砸，再把砸出的米粒，小心翼翼地拣起来，放进干粮袋里。才几天的时间，他显得更瘦了，眼窝深深地陷进去，脸色蜡黄。

看到这情景，我的心猛地缩成一团。我痛责自己，我不能原谅自己，怎么能这样粗心大意呢？！一天的干粮能吃三天吗？怪不得这两天一吃饭古佬就坐得远远的，怪不得他在路上看见野果总要摘几把放在嘴里嚼着，我还笑话他小孩子贪嘴呢！他是在把粮食省出来给我吃啊！内疚、惭愧、自责，使我险些失声叫喊起来，但我忍住了。怕被李古佬发现，我急忙退回到休息的空房里了。

房间里，四壁空空，寂静得没有一丝声响，然而我的心却在翻卷。在这艰苦的转战中，瘦弱年幼的李古佬能坚持下来，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可他还要照顾我这样一个重伤号，还要挑这副重担子。这十几天来，可以说没有李古佬，也许我早就“革命到底”了！他为我干了他所能干的一切，他为我做了他所能做的最大的牺牲。想着想着，这几个日